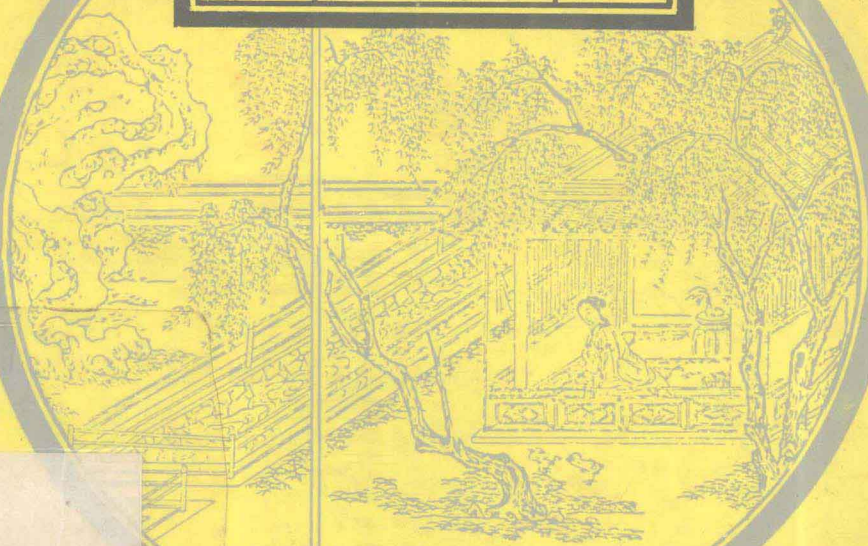


中国名剧系列

牡丹亭

(明)汤显祖 著
张秀芬 校



王思任 王文治 评点

中国名剧系列
牡丹亭

(明)汤 显 祖 著
张 秀 芬 校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中国名剧系列

牡丹亭

(明)汤显祖 著
张秀芬 校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邢台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7印张 142千字 1996年1月第1版

199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8.50元

ISBN 7-80611-277-4/I·267

前 言

产生于明朝万历年间的《牡丹亭》，历来论曲者常把它与《西厢记》相提并论。王应奎在《柳南随笔》中说：“王实甫《西厢》，汤若士《还魂》，词曲之最工者也。”孟称舜《柳枝集·倩女离魂·楔子眉批》有云：“《西厢记》和《牡丹亭》，皆为传情绝调。”沈德符《顾曲杂言》又云：“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其作者汤显祖亦因此而蜚声剧坛。而且随着《牡丹亭》有多种语言的译本流行海外，汤显祖亦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化名人。日本著名学者青木正儿在其《中国近世戏曲史》这部颇具学术权威性的专著中，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并称为“东西曲坛伟人”。

一、汤显生平及《牡丹亭》的创作

汤显祖字义仍，号若士，又自称清远道人，晚年号茧翁。江西南临川人。生于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自幼受教于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三传弟子罗汝芳。泰州学派在理论上对理学多所批判，这对于汤显祖最终形成“以情反理”的思想意

识,具有重要影响。

他二十一岁中举。嗣后,两次赴京参加会试,均名落孙山。然而,在此期间,诗歌创作却收获颇多,先后有两部诗集问世,一时文名籍籍。时张居正为相,他想让自己的儿子考中进士,又欲罗致名士入选,以张声势,遂命其子结交汤显祖及另一才子沈懋学。汤显祖向以气节自许,不屑于做此交易。故而,第三次参加会试,依然榜上无名;而欣然与丞相之子交游的沈懋学却高中状元,张居正之次子嗣修名列其次为榜眼。至下次会试之前,张居正第三个儿子懋修复欲结交之。汤显祖依然辞谢,结果,又一次落第,而张懋修却名列榜首。就在连续两次遭受重大挫折之际,汤显祖与友人合作,创作了《紫箫记》传奇,为其成为伟大的戏剧家,迈出了极为可贵的一步。

至万历十一年(1583),即张居正去世后一年,汤显祖第五次赴京参加会试,终于金榜题名。时年三十四岁。

或许是因为汤显祖的名气,就在他中进士之后,执掌朝政大权的申时行和张四维,都有意拉拢他,而汤显祖对权臣的“美意”未予理睬,却甘愿去陪都南京就任太常寺博士这样一个闲职。时在南京,常与志同道合者,慷慨论天下事,对时政亦多有抨击,深为上司疑忌,故久久不得升迁。直至万历十七年(1589),年至不惑,始迁任南京礼部主事。

科举道路的坎坷及官场失意,使他对政坛黑暗,吏治腐败有了更痛切的认识。于万历十九年(1591),上疏指斥朝政,言辞激烈,议论剀切,惹得皇帝大为恼火,被贬到雷州半岛南端的徐闻县任典史。

万历二十一年(1593),始调任浙江遂昌县知县。在任五年,兴利除害,政简讼清,口碑甚好。“除夕遣囚度岁”,“元宵纵

囚观灯”，更是传为佳话。适值太监奉朝廷之命四处开矿，借以勒索百姓，骚扰地方。当这些被汤显祖称之为“搜山使者”的太监，即将来到遂昌之际，汤显祖深知凭自己微薄之力，难以抗拒这股肆虐成灾的开矿潮流，又不忍心眼睁睁看着他们蹂躏百姓，一气之下，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挂冠归隐，时年四十九岁。

返归故里之后的名士情态，钱谦益在《汤遂昌显祖传》中有过生动形象地描述：“文史狼藉，宾朋杂坐，鸡埽豕圈，接迹庭户，萧闲咏歌，俯仰自得。”

即在归隐的当年，时值金秋，《牡丹亭》脱稿。此后三年间，又陆续创作了《南柯记》、《邯郸记》两部传奇。连同他早期根据《紫箫记》修改而成的《紫钗记》，合称为《玉茗堂四梦》。

此后，汤显祖又度过了十余年平静的隐居生活，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溘然长逝，时年六十七岁。

除传奇作品外，尚有诗文集《红泉逸草》、《雍藻》（已佚）、《问棘邮草》、《玉茗堂文集》、《玉茗堂集》等。今人钱南扬、徐朔方辑有《汤显祖集》。

二、杜丽娘形象的塑造

《牡丹亭》之所以具有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就在于它成功地塑造了杜丽娘这一具有叛逆性格的人物形象。而杜丽娘的叛逆性格，是在剧烈的矛盾冲突中形成发展的。

杜丽娘是南安太守杜宝的独生女，时值二八妙龄，情之需求，爱的欲望，乃势在必然。然而，这种正常的人生欲求，与所处的社会环境形成尖锐的矛盾冲突。其活动范围受到严格限

制,终日深居闺房,大门不得出,二门不许迈。就连自家有一处花园,亦尚且不知。真可谓“养在深闺人未识”矣!所做的事情,更是受到严格制约。父亲所允许做的,除却刺绣,就是读一点圣贤之书。如此单调乏味,青春少女何以消磨时光。无聊至极,偶尔瞌睡片刻,即招来一番教训,并因此而引发出更加严格的防范——特聘冬烘先生做闺塾教师,以约束其身心。杜丽娘就是在这种封闭性、专制性,几至令人窒息的环境中生存。

杜丽娘特定的家庭环境,恰是明代社会束缚、戕害女性的集中反映。明代对女性的要求,首要的是贞节。为此,官方刊编了多种妇女道德教科书,以毒化他们的精神生活。以至成千上万的妇女为博取节妇烈女之虚名而付出终生幸福甚至生命。据《明史·列女传序》云:“明兴,著为规条,巡方督学,岁上其事,大者赐祠祀,次以树坊表,乌头绰楔,照耀井闾,乃至僻壤下户之女,亦能以贞节自砥。其著于实录及郡志者,不下万余人,虽间有以文艺显,要之,节烈为多。”

杜丽娘与所处环境的矛盾,实质上是她与整个社会的矛盾,是人的自然天性与封建礼教亦即情与理的矛盾。作者将杜丽娘这一人物形象置于如此重大社会矛盾中加以刻划,使之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而不至于单薄、苍白。

杜丽娘的叛逆性格,随着矛盾冲突的展开而渐趋清晰。

杜丽娘处于极其压抑的环境中,其自然天性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矛盾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白日眠睡”,即是这种矛盾冲突的表现形式,它透露出杜丽娘内心深处的苦闷和不满,其实质是一种消极的反抗。如此消极反抗,或者说这种不合礼教规范的行为,加剧了她与父亲之间的矛盾,并使之表面化。最终,便是为了更加严格地施行思想控制,给杜丽娘请来一位老学

究做先生。杜丽娘对其父所为表面顺从，但心底却是更加反感和愤懑。《闺塾》一出，她对先生的假道学面孔与曲解《诗经》的做法，极为鄙视，只是碍于师生情面，鄙视的情绪较为隐晦而已。而且，对于先生的曲解，决无半点盲从，而是凭着情感的直觉，分明领悟到《关雎》篇的爱情主题。先生欲以曲解《诗经》本意来禁锢杜丽娘的思想，孰料却事与愿违，反而成为爱情的启蒙。此番看似温和的矛盾冲突，胜利者无疑是杜丽娘小姐。

随着爱情意识的初步觉醒，杜丽娘的叛逆个性也就愈益鲜明。她实在难以忍耐这小圈子里的寂寞，勇敢地突破父辈设置的藩篱，来到那春光明媚的大花园。被长期禁锢的妙龄少女，一旦置身于花红柳绿之中，“一生儿爱好是天然”的个性特质便得以充分展露，她完全被美丽的自然景色陶醉了。而陶醉之余，她更为自己的青春虚度而充满了抱怨情绪：“吾今年已二八，未逢折桂之夫；忽慕春情，怎得蟾宫之客……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这段心理剖白，所表现的是性苦闷意识。由于现实生活压抑而形成的这种潜意识，终于引发出一场美妙的梦境。现实中难以成就的事情，则惟有梦中成真。杜丽娘在恍恍惚惚的梦幻中，与年轻书生柳梦梅至亲至爱，淋漓酣畅地尽享爱情带来的欢快与幸福。

《惊梦》一出，表现出杜丽娘叛逆性格的成长。这不仅在于她梦中“放荡不羁”的行为，更在于她梦醒后的心态。男女欢爱的梦境，对于少女来说，或为之羞愧，或为之忏悔。而杜丽娘却为之欢欣鼓舞。梦醒后母亲刚刚走开，即高兴得脱口自语曰：“哎也，天哪！今日杜丽娘有些侥幸也！……牡丹亭畔，芍药栏边，共成云雨之欢，两情和谐，真个是千般爱惜，万种温存。”不仅如此，而且热烈地希望重温旧梦，于是，背却春香，再度游

园,去追寻那甜蜜温馨的梦境。

如果说“惊梦”还是潜意识的再现,那么,“寻梦”则是自觉意识的表现。这标志着杜丽娘的叛逆性格更趋于成熟。

而“寻梦”的历程,也是杜丽娘由极度亢奋而至极度悲伤的情绪转变过程。“湖石山边”、“牡丹亭畔”,引起多少美妙的回忆,亢奋、喜悦由此而兴;然而,现实毕竟是冷酷的,梦中人今又何在?旧梦亦去而不返,忧郁悲伤由此而生。

由忧郁悲伤终至病体不支,此时此刻,她想到了死,而在生命即将终结之际,却表现得异常沉着从容。《写真》一出,叙其描容存真;《闹殇》一出,叙其临终遗嘱。这两出戏集中表现了杜丽娘对生命的留恋以及对爱情的向往。

从《惊梦》到《寻梦》,从《写真》到《闹殇》,始终贯穿着剧烈的矛盾冲突,只是与杜丽娘对立的一面,并非具体的人物,而是无形的礼教思想。礼教思想虽则无形,却无处无时不在,它分明使杜丽娘感受到巨大压迫。难能可贵的是,她没有屈从,而是顽强地抗争,最终为情而死,表现出坚强的叛逆性格。

杜丽娘之死并非她性格发展的终结。从她的魂魄“随风游戏”,历经几番曲折,终于找到梦中的情人,到毫无顾忌地与柳梦梅结合;从死而复生,到同她父亲当面争辩,以取得婚姻的合法化。在这一系列的矛盾冲突中,杜丽娘始终如一,执著地追求爱情,她变得更为勇敢,更为坚强,更为成熟。

杜丽娘因梦生情,为情而死,为情而生,生生死死,总是为了一个“情”字,这种为追求爱情而“生死以之”的顽强精神,充分表明了她是—位具有叛逆性格的坚强女性。《牡丹亭》的不朽价值即在于此。

三、《牡丹亭》的深远影响

《牡丹亭》极为成功地塑造了杜丽娘这一艺术形象，从而深刻地反映了青年妇女内心深处的痛苦以及对美好理想的向往。因此，它在女性世界中引起的反响就格外强烈。据汤显祖《哭娄江女子二首有序》云：“娄江女子俞二娘，秀慧能文词，未有所适。酷嗜《牡丹亭》传奇，蝇头细字，批注其侧。幽思苦韵，有痛于本词者。十七惋愤而终。”又据蒋瑞藻《小说考证》引述《花朝生笔记》云：“广陵才女冯小青，遇人不淑，二年而卒。生前曾作绝句云：“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由诗句中悲凉的情调，可知《牡丹亭》是多么强烈地震撼着她的心灵。同是《小说考证》这部著作，又引《硃房蛾术堂闲笔》云：杭州女伶商小玲，有所爱，而“势不得通，遂郁郁成疾”。同杜丽娘类似的命运，使她每次演出《牡丹亭》传奇，便完全将自己融入角色，感同身受，“缠绵凄婉，泪痕盈目”，一日演至《寻梦》，唱到伤心处，不觉扑地而气绝。

《牡丹亭》在戏曲史乃至文学史上的影响亦非同寻常。它一经舞台演出，即引起强烈反响，以至许多名流纷纷为之作改编，以供舞台演出。为戏曲史家称为吴江派领袖的沈璟，改编《牡丹亭》为《同梦记》，《三言》的编纂者冯梦龙把它改编作《风流梦》，《元曲选》的编纂者臧懋循亦有改编本行世。当时的演出盛况由此可见一斑。《牡丹亭》的舞台演出历久而不衰，直至现代，其折子戏依然活跃于舞台。

在戏剧创作领域，从中吸取创作经验或刻意模仿者亦多有人在。王骥德《曲律》云：“词隐《坠钗记》，盖因《牡丹亭》而兴

起者。”王氏所云“词隐”者，就是改编《牡丹亭》为《同梦记》的沈璟，他的《坠钗记》传奇，从出目形式到情节内容，都有明显模仿《牡丹亭》的痕迹。又据《曲海总目提要》云：“《画中人》，其关目又仿佛《牡丹亭》，盖吴炳《粲花五种》，皆力摹汤显祖《四梦》。”吴炳是明末著名剧作家，《粲花五种》即他的五部戏曲作品，得益于《牡丹亭》者甚多。与吴炳齐名的阮大铖，所作《燕子笺》、《春灯谜》两部传奇，亦有“深得玉茗之神”的赞誉。被称为清代剧坛“双璧”的《长生殿》和《桃花扇》，都受到《牡丹亭》的深刻影响。洪升在《长生殿·例言》中说：“棠村相国尝称予是剧是一部闹热《牡丹亭》，世以为知言。”《桃花扇》第二出《传歌》和第二十五出《选优》，都有李香君学唱《牡丹亭》的情节。它对小说创作的影响亦显而易见。《红楼梦》多次写到《牡丹亭》，第二十三回叙及《惊梦》一出优美的词曲令林黛玉如醉如痴，赞叹不已，并因此而联想到自己的命运，“不觉心痛神驰，眼中落泪”。至于《西湖二集》所受《牡丹亭》影响更为人所共识。

《牡丹亭》流行版本至为复杂，评点本亦有多种。此次校勘，以朱墨本、三妇本、暖红室复刻冰丝馆刊清晖阁本及格正本互校，择善而从，并参照了现代流行版本。评点所取，以谿庵居士王思任评点为主，兼及快雨堂主人王文治之评点。王思任字季重，号遂东。浙江山阴人。万历进士。工画能文。他对《牡丹亭》的评点，向为人们所推重。王文治字禹卿，号梦楼。江苏丹徒人。乾隆进士。工书法，诗文亦佳，尤精音律。其评点多有精到之处。对于他们的评点，除详加标点外，又改眉批为夹批，以方便横排。限于本人学识，不论校勘，标点，抑或改作夹批之位置，或有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冰
丝
馆
重
刻
《
还
魂
记
》
叙

世有见玉茗堂《还魂记》而不叹其佳者乎？然欲真知其佳，且尽知其佳，亦不易言矣。风云月露，天之才也。山川花柳，地之才也。诗词杂文，人之才也。此三才者，亘古至今而不易，推迁变化而弗穷。《还魂记》，一传奇耳，乃荟天地之才为一书，合古今之才为一手。以为禅，则禅宗之妙悟靡不入也。以为庄、列，则庄、列之诙诞靡不臻也。以为骚、选，则骚、选之幽渺靡不探也。以为史，则史家之笔削靡不备也。以为诗，则诗人之温厚靡不蕴也。以为词，则词人之缛丽靡不抒也。以为曲，则度曲家之清浊高下，宫商节族，靡不极其微妙，中其窍隙也。噫，观止矣。予童子时，爱读此记，读之数十年，自恨于佳处，尚有未能悉者。冰丝馆居士与余同好，取清晖阁原本编校重刊，务存玉茗旧观，不敢增删只字。至于惬意赏心，莫能自割，辄于原评之外，略缀数语，另置冰丝馆、快雨堂之名以别之，冀与读《还魂记》者少作周旋焉。顾《还魂记》博奥渊微，评跋岂能尽阐，仍待读之者自为领取而已。

快雨堂叙

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

火可画，风不可描；冰可镂，空不可斡。盖神君气母，别有追似之手，庸工不与耳。古今高才，莫高于《易》。《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其次，则《五经》递广之。此外能言其所像人亦不多。左丘明、宋玉、蒙庄、司马子长、陶渊明、老杜、大苏、罗贯中、王实甫，我明王元美、徐文长、汤若士而已。若士时文既绝，古文词、诗歌、尺牍，元贵浩鲜，妙处伙颐。然稟胎江右，开乳六朝，赅糟粉肉，响屐板袍之意，时或有之。至其传奇灵洞，散活尖酸，史因子用，元以古行，笔笔风来，层层空到。即若士自谓一生《四梦》，得意处惟在《牡丹》。情深一叙，读未三行，人已魂消肌栗，而安顿出字，亦自确妙不易。其款置数人，笑者真笑，笑即有声；啼者真啼，啼即有泪；叹者真叹，叹即有气。杜丽娘之妖也，柳梦梅之痴也，老夫人之软也，杜安抚之古执也，阵最良之雾也，春香之贼牢也，无不从筋节窍髓，以探其七情生动之微也。杜丽娘隽过言鸟，触似羚羊，月可沉，天可瘦，泉台可

瞑，獠牙判发可狎而处，而“梅”、“柳”二字，一灵咬住，必不肯使劫灰烧失。柳生见鬼见神，痛叫顽纸，满心满意，只要插花。老夫人智是血描，肠邻断草；拾得珠还，蔗不陪槩。杜安抚摇头山屹，强笑河清；一味做官，半言难入。陈教授满口塾书，一身穢气；小要便益，大经险怪。春香眨眼即知，锥心必尽；亦文亦史，亦败亦成。如此等人，皆若士元空中增减圉塑，而以毫风吹气生活之者也。然此犹若士之形似也。而其立言神指，《邯郸》，仙也；《南柯》，佛也；《紫钗》，侠也；《牡丹亭》，情也。若士以为情不可以论理，死不足以尽情，百千情事，一死而止，则情莫有深于阿丽者矣。况其感应相与，得《易》之咸；从一而终，得《易》之恒。则不第情之深，而又为情之至正者。今有形一接而即殉夫以死，骨香名永，用表千秋，安在其无知之性，不本于一时之情也。则杜丽娘之情，正所同也，而深所独也，宜乎若士有取尔也。至其文冶丹融，词珠露合，古今雅俗，泚笔皆佳。沛公殆天授，非人力乎！若夫绰影布桥，食肉带刺，冷哨打世，边鼓挝人，不疼不痒处，皆文人空四海，坟五岳，习气所在，不足为若士病也。往见吾乡文长批其卷首曰：“此牛有万夫之稟。”虽为妒语，大觉颡心。而若士曾语卢氏李恒峤云：“《四声猿》乃词场飞将，辄为之唱演数通。安得生致文长，自拔其舌。”其相引重如此。予不知音律，第粗以文义测之，虽不能为周公瑾，而犹不至如马子侯。僭加评校，以复两张新汤之请，便即交付一语。若士见改窜《牡丹》词者，失笑一绝：“醉汉琼筵风味殊，通仙铁笛海云孤。总饶割就时人景，却愧王维旧雪图。”持此作偈，乞韦驮尊者永镇此亭。天下之宝，当为天下护之也。

天启癸亥阳生前六日

谿庵居士王思任题于清晖阁中

作者 题 词

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漠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必因荐枕而成亲，待挂冠而为密者，皆形骸之论也。传杜太守事者，仿佛晋武都守李仲文、广州守冯孝将儿女事。予稍为更而演之。至于杜守收拷柳生，亦如汉睢阳王收拷谈生也。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

万历戊戌秋
清远道人题

目 录

冰丝馆重刻《还魂记》叙	1
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	1
作者题词	1
第 一 出 标 目	1
第 二 出 言 怀	2
第 三 出 训 女	4
第 四 出 腐 叹	7
第 五 出 延 师	9
第 六 出 怅 眺	12
第 七 出 闺 塾	16
第 八 出 劝 农	20
第 九 出 肃 苑	24
第 十 出 惊 梦	27
第 十 一 出 慈 戒	32
第 十 二 出 寻 梦	34

第十三出	诀谒	39
第十四出	写真	41
第十五出	虏谍	45
第十六出	诘病	47
第十七出	道觐	50
第十八出	诊祟	54
第十九出	牝贼	58
第二十出	闹殇	60
第二十一出	谒遇	66
第二十二出	旅寄	69
第二十三出	冥判	71
第二十四出	拾画	78
第二十五出	忆女	81
第二十六出	玩真	84
第二十七出	魂游	87
第二十八出	幽媾	92
第二十九出	旁疑	97
第三十出	欢挠	100
第三十一出	缮备	104
第三十二出	冥誓	106
第三十三出	秘议	112
第三十四出	词药	115
第三十五出	回生	117
第三十六出	婚走	120
第三十七出	骇变	125
第三十八出	淮警	128